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篇目

桐城吳汝綸編輯

卷第十六

- | | |
|-------------|-------|
| 四月二日復李兩亭制軍 | 同治十三年 |
| 四月七日復邵汴生中丞 | 同治十三年 |
| 四月十一日復劉省三爵帥 | 同治十三年 |
| 四月十八日復沈幼丹節帥 | 同治十三年 |
| 五月朔日復沈幼丹節帥 | 同治十三年 |
| 五月二日復沈幼丹節帥 | 同治十三年 |
| 五月七日復張振軒中丞 | 同治十三年 |
| 五月十日復李兩亭制軍 | 同治十三年 |
| 五月十二日復沈幼丹節帥 | 同治十三年 |

五月二十日復沈幼丹節帥

同治十三年

六月五日復李雨亭制軍張振軒中丞

同治十三年

六月六日復沈幼丹節帥

同治十三年

六月十三日致沈幼丹節帥

同治十三年

六月望日復李雨亭制軍

同治十三年

六月十六日復林顯叔方伯

同治十三年

六月二十日復沈幼丹節帥

同治十三年

七月五日復沈幼丹節帥

同治十三年

七月六日復張振軒中丞

同治十三年

七月十日復李雨亭制軍

同治十三年

七月十六日復沈幼丹節帥

同治十三年

七月二十二日致吳仲仙制軍

同治十三年

八月二日復宋雪帆司農

同治十三年

八月七日復張振軒中丞

同治十三年

八月二十一日復邵沐生中丞

同治十三年

八月二十六日復郭軍門

同治十三年

八月二十八日復宋雪帆侍郎

同治十三年

九月十日復李兩亭制軍

同治十三年

九月望日復彭雪琴宮保

同治十三年

九月二十日復王補帆中丞

同治十三年

十月九日復邵沐生中丞

同治十三年

十月二十二日復沈幼丹節帥

同治十三年

十一月四日復文中堂

同治十三年

十一月五日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十三年

十一月六日復喬鶴儕河帥

同治十三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復王補帆中丞

同治十三年

十二月朔日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十三年

十二月十六日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十三年

十二月十八日復龔謁人闕道

同治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復李兩亭制軍

同治十三年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十六篇目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十六

桐城吳汝綸編輯

四月二日復李兩亭制軍

來示以輪船運鹽有礙江船生理極佩蓋籌弟初因入 覲隨扈昕夕馳驅煩難萬狀嗣回津後祕魯葛使由京來津會議前事往復辨論適又有日本興兵臺灣之謠中外諮商函札自行起草筆舌紛乘日不暇給是以久未泐復茲日本風波略定奉派幼丹同年帶兵船往臺灣巡防布置駕馭撫綏勿論外人果否覬覦有此先著免致疑惑無主卽東洋聞之亦稍稍氣沮祕魯已允派員往查華工如有受苦者由祕國設法贖遣回華梅輝立在此議定專條卽先回京現與葛使商訂通商條款一時尙難就緒承詢各節奉復如左

一挑吳淞口沙灘人力難施巨款難籌尊諭委婉詳盡似可設詞宕緩

一幼童出洋前定經費果係不敷已去九十人將來學成似亦數用俟今夏一批啓行後應飭道局通盤籌畫議請截止陳麗秋本有歸思替人難得者議定五年一換須豫籌可替者二三人庶可屆期往換鄙意中竟無結實可靠者尊意有其人否否則恐未便先行定章致有窒礙

一五號兵船尙未來津募勇四百費已不少六號不日可成所費更巨容俟竹僮來時籌酌

一津郡練錢二十萬發招商局生息咨明戶部有案地方公款如係報部核銷者發局生息自應咨部知照如間款祇須本省立案弟前曾函商振軒酌提公款發局似於官商兩裨尊意儘可允行以後就近整理維持該局必更起色有船本及漕運可恃但得人經理必不至虧折官項也

一江浙漕米雖逕運通必需官剝船承運剝船戶向多無賴計一千八百隻水手萬餘若無局經管必至散而無紀昨已由倉場會奏津郡應設總

局據津道詳稱以九十日爲率員役各項開銷萬金必不可少茂文但知省費不問誤事與否實非情理幸勿偏聽

一樂平擬用西法開煤承函商峴莊既不謂然應覓緩論

一東境黃河稚璜原請堵口築隄極是正辦質夫乃大翻前案請令江省籌防下游殊堪噴飯大疏指陳剴切未知王老戶等決口果否興工挑舊黃河堵順清河未必有益劉老湖六塘河爲漫水入海之路有可擇要疏濬否然東境不堵爲害甚長似須再三力爭

一徐州防營少遲似宜酌裁若干劉子務過津商令回陝後將該軍陸續裁汰據稱未可逕撤但空額告假者勿補年底或可去三四成沐生幫餉勢難允行祇有逐漸抽撤耳

再前閱申報上海法界擊斃華人六名適法領事過晤諭令須查兇手議抵並函致總署與熱使辨論沈道來稟似將含混辦結當復書鈔函令其

轉致尊處彼肯抵償再議賠補燒燬洋房否則應與力持庶以後中外交涉命案方易商辦

四月七日復邵汴生中丞

子務廉訪月前由津西行早晚計謁和門晤商大畧鈔示疏稿曲盡事理頗佩莫名春仲在京恭邸詢及銘軍留撤事宜當據尊處函商以對茲更得所印證矣惟家兄及兩亭制軍來書均以協餉多艱慮難源源供支欲商請貴省分濟若干以冀衆擎易舉未知於意云何姑令子務回營後察酌情形各營有乞假缺額者暫勿募補逐漸設法裁減稍省餉需卓見諒亦謂然也

四月十一日復劉省三爵帥

江皖分閩之議鄙人初聞之方以爲是嗣接西帥緘咨已將地基度定謂可必底於成而鮑華潭中丞來函力陳不可事關全省大局不得不鈔致

西翁酌度徽甯同鄉亦多言其不便者今春在京詢禮部堂官以甘肅分
闈名正言順因陝甘原定中額分之不及兩小省例又無可再加駁令該
督撫自行籌復等語是其成否尙在未定承平之世創議分棚須再三駁
辨而後允湖廣前事是也茲瘡痍甫定僉以爲不急之務况安慶居全省
上游本非四路適中之區徽池相距較近多士猶以爲未便則甯太濂和
泗之距甯近而距皖遠者其不願亦係常情京官中多不以此舉爲然卽
將來奏入難保無建冒梗阻與其議駁於後似不若慎謀於先矣尊諭改
建後可援江湘釐捐案請廣中額但永遠中額不准加廣過十名皖省已
准廣數名卽加廣亦不能多圖改中省未定何如至貢院改建省城官民
運用活便富庶易臻自是不世之利惟係通省公事雖不可築室道謀似
亦須博采衆議如果應者六七違者三四當如西洋通例從其多者今祇
安廬兩郡人盡諾若出自地方大吏獨斷則可出自鄉人主裁則不可也

振軒依違其詞實由捐款難籌若蘇不能助力僅指將散未散之淮軍固無其實亦斷不可居其名且科舉中未必卽有眞人才培養根本之道或不盡係此耳鴻章德薄政煩事事甘忍恥辱不敢輕發大議猥蒙推許祇益悚慙執事投閒健戶課讀教研殊爲難得之境來年得暇或乘輪船北來一晤藉慰飢渴曷任企盼

四月十八日復沈幼丹節帥

昨奉十四日寄諭並總署來函知已崇晉頭銜專持節鉞長駕遠馭彌後患而伐敵謀以公之風力才望必能勝任愉快仰慰宸廑欣頌無量洋人電報謂日本兵已有二千人在臺灣東南登陸起造土壘礮臺按兵不動諒非虛誑而子和前輩既無奏報總署兩接來函觀若淡漠夏小陶竟有彼自尋衅番界勢難禁止之語生番亦中國百姓初難禁止則後將占踞偪處如俄之黑龍江東界倭之蝦夷最爲大肆蠶食其若之何日本

自九年遣使來津求約厥後歲輒一至弟與周旋最久其人外貌响响恭謹性情狙詐深險變幻百端與西洋人迥異會訂條規內第一第三條均係鄙見創例原防其侵越屬疆干預政事起見換約甫一年乃先自亂其例春間早有派柳原前光來華爲駐京大臣之說柳原卽九十十一年迭來請成之人年二十餘無書不讀狡獪異常迄今未到或因臺灣之舉總署責言徘徊不決聞其薩峒馬島兵力強橫撤藩怨望藉詞興兵另圖占越而朝臣不能制抑有意嗾其東犯皆未可知彼果懷叵測之志挾成算而來恐非口舌之力所能禁前日意格面稱閩中洋槍隊太少不足以敵彼陸軍招駁兵船不足以敵彼鐵甲船又華人駕駛輪船素未見仗亦虛戰陣尙無把握似係實情與赫德所云中國兵敵不住日本總署函稱設防恐不足恃皆在意計之內惟彼既興兵帥師登岸其辦法亦不外諷以情理示以武威二語上元日來示謂人祇知禦戎之要在水不知至要

仍在陸最爲中肯粵東江蘇各輪船似均未經大敵祇可巡查游奕虛張聲勢運載軍需仍賴陸軍槍礮得勁如事不可已應求良將勁兵以爲助日本人多用後門槍華兵尙不知有此物敵處雖有之亦尙未及多操良以爲憾再臺地民氣可用康乾中歷經助義殺賊今豈無人大譟一呼萬應略除重斂暴征鼓舞以作其氣彼見不得逞志或漸思撤退耳黎召民在臺頗有政聲夷情亦熟能否檄調以爲臂助統希卓裁附呈日本條約二部以資辨論祕魯使臣來津議約自冬迄夏始與訂立查辦資遣華工專條現仍會議通商條款早晚當可就緒濟安船暫載舉子回閩正當有事之際想須留佐指揮事定再商令北來替換鄭漁自願在津不畏朔方寒苦屆時悉聽尊示弟無成見日意格已否留營差遣出洋一事自可稍緩覆奏核辦乞將籌辦情形隨時由海舶賜示不宣

五月朔日復沈幼丹節帥

頃由招商局寄來四月十九日手示並吞鈔疏稿敬審籌略深遠成竹在胸大都言人所不敢言發人所未及發欽服莫名前和帥減商以購置鐵船水雷及諸禦敵之具約須千萬請總署會商敝處 奏辦鄙意未敢遽行者朝貴一聞撥款則縮項結舌而莫之敢應卽有一應農部疆吏空文支吾於事何濟是以曾文正剿粵賊鴻章剿捻匪興師十萬皆自籌餉但求 朝廷不掣肘爲幸何曾預請巨款耶今事未可知相忍爲國更無應者私計祇有借洋債一說幸卓見之適符左公借款向係若何利息聞英國自借不過三釐印度五釐日本借英商有七八釐者中國恐不相上下也黎召民若久任臺灣番賊當早能擒治瑯瑯當略有布置英香巖擠之惟恐不力事棘復用能收補牢之效否鐵甲水雷皆水路禦敵之具現已無甚裨益惟訓練陸隊後門槍

國八軍 可江 八國 國之 林十 門

最爲得力須八九月購到又須操習一兩

月乃可臨敵恐仍緩不及事耳聞偉如方伯過滬與柳原前光約法三章
欲盡戮卑南牡丹社之兇首似非尅期能辦無論 廷旨拊循番族俾爲
我用顯與相背且番旣仇倭復令仇我何異助倭爲虐轉恐激成鉅險若
姑允使撤兵事後不能如約責言日至兵畔仍開據容閱東洋探信謂其
外務省曾有阻止兵船赴臺之說而李讓禮不肯先已開行或者意在騎
牆可藉此爲緩兵之計大旆到臺後定可值得實情乞飭幕府隨時鈔示
一二以釋懸系萬年清濟安永保三船先後回閩滬局操江船昨亦駛歸
脩整津門現僅鎮海一船臺防奏報由輪舶逕遞天津洵爲便速可在此
坐候 批旨駛回 辦 至此外 寄諭及總署要函有船則逕遞臺
否則專弁搭洋船至滬交吳桐雲及招商局遞閩廠轉遞或不甚遲並乞
核酌願叔起任廠事爲得人賀

五月二日致沈幼丹節帥

前函已封竊念執事單騎赴臺若事機稍有齟齬徒恃數隻輪船豈能徒手嚇賊循繹大疏閩中陸勇寥寥臺地僅兩營尤嫌單薄日意格前亦面稱須多調洋槍隊海內習洋槍者僉以敵部淮軍最早而多近年分防各省固形散漫而規制猶存各營皆用英法兵槍來福槍兩種弟雖略購後膛槍因無大敵未肯給發猶之尊論操演宜用前膛臨敵莫便於後膛也臺事如可片言卻敵自勿庸議否則擬爲籌調若干查現駐徐州之記名提督唐定奎樸幹能戰所部有銘軍武毅馬步十六營均係槍隊從劉省三歷剿粵捻號稱勁旅兩亭同年雖倚爲保障似可移緩就急酌調唐提督統帶步隊十三營由徐移至瓜洲派輪船運駛該口分批航海前去其馬隊三營仍令留防北路其月餉現由揚州糧臺分局按關籌發弟當飭該局照章解濟惟敵軍每年僅發九關若果調臺祈隨時酌籌賞卹一切軍情諒蒙體念周至將士必能踴躍用命也如必需用一面奏咨一面檄

調乞相機爲之有此六七千人或者稍壯聲援再摺內擬購各種利器水雷後膛槍愧無多助火龍火箭敵處金陵機器局久能仿製近因英式鐵架施放無須高架木尾甚爲靈捷頃飭殷道誦趕備十二磅二十四磅火龍二千枝並鐵架若干具解交吳桐雲處專船或附便輪送船政局查收轉撥津局洋火藥畧有存儲如有急需並可酌數咨調書至此適奉五月初日 寄諭所請各件均蒙照行電線亦飭速辦由福州至廈至臺實費幾何雇用何人恐非旦夕可就便希詳示爲幸

五月七日復張振軒中丞

偉如方伯等與柳原前光所議似不必遽事兵爭第一條前殺害倭民者誅之偉如答以再有滋事由中國派兵查辦是以前殺害之兇首並未允定鞏辦倭人肯心服否如能立許撤兵洵屬意外之幸聞柳原日盼總署回音望前擬來津京商辦總署緘屬到津後阻其進京接偉如函或又變

計昨接幼丹四月十九來信並鈔摺頗有發憤爲雄之概惟隻身赴臺手無勁兵已屬其察勘情形如不可以口舌爭或用輪船赴瓜洲口裝載唐俊侯步隊十三營前去助勢想兩翁與執事必以爲然也至滬口及長江一帶卽使臺軍稍有蹉失斷不至有蔓延可無深慮幼帥請借洋款又較請撥部存四成洋稅爲便

五月十日復李兩亭制軍

臺灣近日按兵不動幼帥月杪東渡後尙無來信閱潘偉如沈仲復致總署函稿似柳原前光已有悔意所允查辦番社兇首語涉含混未知撤兵之說果可信否偉如到閩仍須稟商幼翁乃可定議幼翁十九日覆疏大放厥詞其致弟書謂目前與之切實辨論遷延時日待吾事之集冀出萬全其氣已吞敵人或者彼族知我有備藉圖轉圜耶倭已登岸紮營卽多調輪船亦不過運送兵弁軍裝文報等事於戰守皆無大裨日意格訂購

鐵甲船亦慮緩不濟急惟閩省勇營本少槍隊尤少綠營兵更不可用前方緘復幼丹如必需陸軍可檄調唐俊侯武毅步隊十三營由徐拔至瓜口逕用輪船分批載往稍壯聲援如可片言卻敵卽勿庸議蓋東南數省尙無此現成大枝槍隊又紮開地暫可挪移將來萬一商調事關大局幸飭速行中外僥倖無事以留營爲贅疣以綠營爲可恃一有警變又懼防營之太少器械之未儲弟久經患難豈敢驟議裁遣特忱於喧聒之衆口耳尊論倭人渡臺故智何地不可嘗試鄙見長江斷不虞其旁竄磯隄則不妨於無事時逐漸改作也子和商撥千萬爲海防之需奚啻癡人說夢幼丹請借洋款冰雪聰明但祝事速了款少借各關分年扣還較易也祕魯條約已定十九款卽日畫押鈐印惟嚴禁以後不准招工一條差強人意殊費脣舌前面商總署以陳荔秋往查古巴辛苦偏強宜稍酬勞昨接來函應如何獎勵由敝處酌度辦理俟其事竣回華當會台銜入告替人

難得或請其再往約期更換何如直省東明石莊戶決口稚帥允助十萬金興築賈夫接任頓變前說東境決口尤大且多乃徒諉之上游交界一口此等行徑不值分辨直力亦未能任是以寄諭並未籌覆伏汛响至稚翁回東再議可耳四月間畿境雨澤調勻麥秋中稔徐海一帶諒亦續獲甘霖

五月十二日復沈幼丹節帥

大瀛東渡後察看情形倭兵是否有撤退之象偉如方伯諒已往晤西鄉探明如何進止總署函稱即使允我回兵其前此擅自興師赴臺占地紮營殺人焚村等事必應先加詰責將是非曲直剖辨用晰再落到查辦番社一層較爲得體亦題中應有之義茲既踞社丹社並擾及鄰社肆虐已甚卽從此撤兵實則不應查辦亦無可查辦大才相機操縱必能因應咸宜無論其果否撤退尊論彼退而吾備益修則帖耳而去彼退而吾備遂

弛則又抵隙而來遠慮深謀足破近人苟且因循之習業將此意緘致總署屬其無少掣肘矣日意格擬辦各節與敵處初二日函意略同尊處接到後定見何如敵軍本擬漸次裁遣以節餉需聞臺灣消息乃中止除津郡萬餘留衛畿輔陝防萬人相距較遠惟唐俊侯定奎駐防徐州閒地尙算大枝槍隊雖不敢云慣戰尙可略助聲援倭退則此軍似敷布置臺防否則續調劉子務廉訪盛藻駐陝銘軍槍礮隊十九營以爲後勁劉唐皆省三軍門得力大將轉戰南北素稱勁旅或唐營不足再由子務處分調數營以益之以符一萬之數亦無不合兵貴先聲但從遠處調隊彼族不知多寡其氣已懾昨已密致兩亭振軒若奉檄商卽飭唐軍速行並令盛杏蓀爲之料理輪船裝運雜事如須調派應懇由閩派輪船二三隻赴瓜口再飭吳桐雲酌派二隻招商局租用二三隻約每船載一營兩三批可悉抵臺又法國小銅礮係甯局仿製敵軍步隊多用之津局現存二十尊

即可撥解甯局存者尙多儘可陸續應調山戰陸守此爲相宜滬局自製
林明敦彈子風印 明米 東所 由聞甫設廠開製秋後乃有成數尊購林明敦槍
其彈係中鍼抑旁鍼須俟彈子到時發一式樣寄令照造槍萬五千計價
須二十餘萬兩彈子甚昂恐無力多買也津局火藥實較外洋粗藥尤精
尊需十萬觔以內亦可酌付頃詢陸倫華鎮海僅能裝萬觔或俟濟安到
後分批運往至招商局前購英船已於三月到滬並無續購采辦外洋軍
火除火藥及有藥彈箭須雇夾板船來華槍礮水雷等項皆可附輪舟載
運英使雖云兩不相助然不必訂明臺灣軍需洋商趨利若鶩無不踴躍
攬載者請勿過慮滬商近多呈送鐵甲船價值式樣至敝處其明證也召
民奉旨回閩諠無可辭小宋檀浦屢稱其賢敝處久擬疏調閩事畢仍
當求助耳

五月二十四日復沈幼丹節帥

潘夏二公自瓊回彼意云何尙須俟其國王回示否沈仲復函告十二日西鄉派赤松福島等至滬云西鄉接柳原電信後按兵未動但尙未接執事與潘方伯聯名致函仍須轉告外務省奏明君主定奪此時西鄉不能擅自回兵等語是其一味推宕情見乎詞總署照會該外務省及柳原前光之文亦云少遲辦覆不知西鄉有覆文至尊處否設防之事現有兵勇幾何如何訓練致總署書中謂日本師無紀律營壘無牆濠僅恃洋槍與數尊銅礮飛輪礮無怪張鎮謂其易與惟此事關係中外通商全局各國雖譏倭兵妄動而實倖其成功獅子搏象要用全力萬一決裂必須備集而后動謀定而后戰想台端籌之爛熟無待鯁鯁過慮也屬撥火藥及前商調小銅礮茲飭津局勻撥槍礮藥四萬觔十二磅兩項銅炸礮二十架隨彈子二千箇另文咨明交鄭千總解呈以備急需礮具俱全可分給現營認真操演炸彈用土填實可以復用金陵製存合膛子彈可行文源

源調取法國熱公使昨由京過津談及日意格現赴臺灣如兩國交戰照公法應不准幫助弟謂日某已授中國職銜久充船廠監督沈帥優待若有兵事理應効勞該使笑而不答目下尙是和局日曾諒未向尊處言及設將動兵望察其志趣何如弟元二年用兵蘇滬各國洋人有在賊中在敵軍者卻未分明今日情事小異或謂一交兵則各國軍器均禁售賣又我軍裝弁兵進臺者恐倭船截掠此亦不可不防公但勿遽聲罪致討姑調兵儲器固我邊防壯我聲勢倭人必滋疑懼各國亦難認爲動兵確據也高麗國小而完熏赫不動中國似未便勸令與法美通商東洋平秀吉昔以全力伐之師老財殫而退茲故憚於發難若得志於臺難保不縱情再往惟高麗地勢險人心齊卽三國之力未必能操全勝況美無遠略法多內患實不暇此質之高明以爲何如濟安應緩議調換

再頃據駐津美領事云得東洋信有續調兵隊之說上海新聞亦謂日本

通國召募操演備調虛實雖未可知而總署兩檄置之不覆意殊狡忍尊
論尤咄咄逼人彼自以番族或降或遁已踞其地志得氣驕豈肯甘自撤
退此事洵未能預料其如何結局也竊計尊處利器勁兵難遽備集尙有
未可決戰之勢卽添兵勇祇在本境紮營操練其氣已吞敵人而仍日與
議和以懈其志彼斷不可久持矣彼濤觀管初稟語涉游移雖奉 廷旨
詰責而明達大局所論禦外侮與平內患不同確有遠識召民景山諒已
抵臺前商調徐州銘軍總署緘復欲其化百練綱爲繞指柔自是過慮統
將無不恪聽指揮者但恐人地或未盡宜耳連日接江南各信甚慮臺事
反覆海防空虛如免此調發亦佳斟酌裁

六月五日復李兩亭制軍張振軒中丞

五月初七初十以臺灣如須添調陸軍擬令唐俊侯步隊十三營前往函
商尊處並因幼丹來信略復及之昨奉五月望日公函敬承一一子務一

軍留陝無事雖甫經邵中丞 奏留若南北海防有警必賴此大枝勁旅
赴援前已密函屬令整備正與卓見相同近又欽奉 諭旨令會商妥籌
布置海防此更爲題中應有之義惟事機應論緩急調度亦有後先連日
接潘偉如方伯鈔寄與倭將辨論節略該國竟認定生番非中國管轄是
以擅自興兵欲圖占踞迫再四駁詰則又以貼補兵費爲詞柳原亦稱應
歸地方官管轄從前命案迭出何以並未懲辦一任他國自行伸冤等語
固是無理之理未始非我先予以可乘之隙至各海口爲西洋通商馬頭
倭人當無可藉口西洋亦斷不任其蹂躪卽使臺軍交鋒敗衄亂竄何得
遽犯長江而設防一節則勿論有事無事均須加意圖維土功器械比內
地防務什百煩重非逐漸爲之未易見功目前大勢自以援臺爲急而防
海防江爲稍緩也幼帥五月二十日來函鈔示疏稿請 勅北洋調槍隊
三千南洋二千是尙未接敝處五月初間之函乃爲此渾融零碎語意直

境現祇周薪如一軍脩城築臺工尙未竣此外無可分調江南慶軍亦無可調自仍令唐軍十三營全去爲是前密致俊侯屬留陳提督鳳樓馬隊三營一哨巡防徐宿人地相宜來稟謂徐屬有鳳字馬步數營扼要分巡再撥慶字兩營填紮宿遷足以除盜衛民該部馬隊勇強槍熟若改步隊可無添餉接續啓行以爲後勁等語將士凡有遠征遇大敵不願分枝以厚集其氣力實屬至理常情幼丹請兩處分調似由軍務太生軍情不習斷難照辦唐俊侯不欲留馬隊亦未便姑徇其意而步隊十三營一去則必須全去獅子搏兔須用全力況搏象耶擬俟奉到 廷旨卽由弟會檄遼照幼丹請令彭紀南軍門帶槍隊赴臺紀南在直本無親軍似未便令練兵隨去亦不能分統唐軍祇有令其逕赴閩耳前緘商幼翁調隊時酌派閩省輪船滬局輪船各二三隻再令招商局願用一二隻分起赴瓜洲口接運計往來數批可全載往十三營勇夫合之將及萬人每船僅裝三

百餘人所請調漚船據吳桐雲函稱擬以測海威靖兩船應之乞公飭就近載隊前去一舉兩得五號喫水太深於臺灣海口不能收泊似未便往桐雲是否能去均祈核酌子務所部人數較多轉移笨滯或 奏調移紮濟甯爲南北適中糧運亦便並可兼顧徐宿尊意以爲何如津沽礮臺工多未竣均擇統將爲之隨時商量做法吳小軒昨派左鎮振紹來勘繪圖並令攜去布國礮臺小樣以資仿辦此事務在審地勢之向背求工力之堅厚神明規矩而仍不主故常尊意令防軍分駐鷺鼻背圖山關等處改作應卽責成將領督工集料次第籌辦花費可不甚多程功切無欲速做處本無主造之人其一知半解委員概屏勿用無可派往歎甚小軒求換洋槍弟前以將撤之局無力多購愧無以應聞尊處前令卓儒定購來福槍望分給換領爲幸

六月六日復沈幼丹節帥

偉如方伯與倭將辨論節略彼注意在貼費始肯退兵匪夷所思卻亦意料所及柳原必欲執事聯銜用印給文以憑轉奏設詞推託似是不了之局柳原覆總督文意頗傲慢外務省覆文則稱上年面諮毛董兩大臣而據其趣旨今甫下手此事固由總署對柳使之言初太疏懈而不謂其脅制狡賴至此極也文博翁謂恐須辦到通商各國現無發此議者大疏以貼費通商皆萬不可開之端殊爲明斷然以兵威逼令自退未知果辦到否倭奴情同無賴武勇自矜深知中國虛實乃敢下此險著但望秋後風濤略靜知難暫退惟我無自強之人與法後患殆不可思議耳前恐臺防調隊擬令現駐徐州之唐俊侯銘字武毅步隊十三營應召並函知兩亭振軒二公詎五月初二十二兩函尙未澈覽乃 奏調北洋槍隊三千南洋二千津防各隊現正脩新城築礮臺近奉 寄諭整頓海防礙難零星分撥南洋防勇多係敝部分紮要地惟唐軍在徐專備援剿者尙可遠調

昨聞兩亭等方擬調赴江于設防特再飛函俟奉 旨後仍檄唐軍航海前去爲安北路空虛將調駐陝銘軍填紮爲節節挪移之計吳桐雲輪船五隻兩帥本擬以兩隻備調其餘留防滬上未知續奉 諭旨有無更易將來銘軍東去應令滬船就近裝載一舉兩得計覆奏奉 旨及唐軍奉檄由徐拔隊至瓜洲候船展轉將及一月若由閩派輪船入江接載須七月初旬以後頃詢吳世忠謂每船祇能載三百餘人淮軍每營勇夫約七百人是一營須兩船矣彭紀南洵爲健將留直係帶練兵於敵部情形過生兵將未必相習似難令其統帶前奉 旨仍令羅景山東渡而催紀南赴任辦理省防紀南月內交卸大名鎮來津似須附便船往省也景山是否遵 旨赴臺念念張道啓焯過津談及臺地情形甚熟擬招撫生番及善後事宜八條有無可採又新聞紙譯開日本兵船號數丈尺單並鈔呈覽

六月十三日致沈幼丹節帥

弟 奏派唐軍赴臺摺本日奉 旨准分行俊侯束裝以待但恐各處輪船湊調不及或致稍滯師行俟使柳原前光十一日來謁面加指斥彼總以進京候尊處聯銜公文再轉請本國示遵致總署函並問答節略鈔呈台覽仲復前專人赴臺索文計已在途頃總署函請轉告柳原此事既奉 派執事與偉如辦理應仍與商辦該督擬明日起程赴京未肯留津豈願回滬然總署亦必推至尊處望大力主持妥籌酌辦爲幸鄭永甯密告孫道士達云偉如晤西鄉詢其兵費西鄉乃有請給貼補之說若回以生番與中國無干豈能議及兵費最爲直截乃又云歸與執事計議此與偉翁鈔送節略情詞不符亦足見彼族之譎詐矣

六月望日復李兩亭制軍

柳原過津謁晤經弟剴切辨論彼總以到京後專候沈潘聯銜公文再轉

請該國示遵無一著實語狡獪可惡昨已登舟北行問答節略已鈔致振帥請其轉呈台閱據鄭永甯向孫道言兵費一節偉如允與幼帥商議殊爲失體偉如來摺並無此語未知總署如何主見此事若以兵費結局以後覬覦更多魚肉更甚幼翁謂爲萬不可開之端極其嶄巖窺柳原等來意亦知此議難行但該國既經發兵又未便空手撤回頗有進退旁皇之象臺兵不撤則覲禮更難遽定柳原如幡然回國事固不可知矣唐俊侯奉檄後計卽拔隊至瓜補帆中丞函告已乘測海船赴閩續調之船究有幾隻望飭載兵前去子務一軍已奏明分紮濟甯徐州兩處濟徐相距甚近南北可以兼顧陳鳳樓是好騎將令其填紮宿遷北路已極嚴密沿江礮臺似可調慶軍及星字等營擇要分辦左振紹卽日南歸帶有臺式規模尺寸已具祇須招集匠料耳定購克虜卜礮位運到須近一年雖緩不濟急然此事本非可咄嗟立就萬一倭事決裂計須明年乃有大警弟

前致總署函謂明是和局而必陰爲戰備庶和可速成而經久其覆信云爲臺事定盤鉞實亦洋務大局定盤鉞想卓見必以爲然也江力固甚支絀各庫尙有存款酌提購礮築臺經費逐漸爲之當可周轉幸勿過於焦急敵軍有大徵發需餉接濟或增意外糜費乞飭各局照章源源籌解勿再抵扣他款免致呼籲上瀆 天聽爲感

六月十六日復林穎叔方伯

去年託子壽同年寄語問訊正盼行旌適見幼翁鈔摺知以船政防務借重大才爲得人慶弁來奉讀賜示具承愛注倭使柳原過津經鴻章再三開諭總以抵京後專候沈潘聯銜用印公文卽轉寄該國核示是撤兵尙未能定議閩海各口不得不思患豫防屬派大沽礮臺匠作熟手誼何敢辭敵處海口東西各臺初猶襲用僧邸舊址並非仿照西製嗣託人赴布國覓取礮臺小樣令將士略師其意添築圓臺取其八面應敵茲將布式

及圓臺式二具藉呈督核大要塚口及身腳宜坡側取勢使礮力滑過不能洞入料忌磚石以土沙石灰蠟粉勻拌堅捶合以糯米楊條藤條等汁加倍堅厚庶足以禦後膛礮彈弟悉令營哨官督匠爲之不似別項工程由匠頭主辦彭紀南軍門現奉 旨赴任不日來津當令其親往礮臺與諸將妥商如有匠弁深得要領者酌帶前去聽候驅策否則有此兩式規模尺寸略具似可變通酌辦也洋礮定購到尙需時臺工極細亦非剋期可成仍望次第設施以待臺事之平早被出山之澤跂念曷已

復王補帆中丞

優詔敦迫力疾回任比想一帆穩渡順抵榕垣幼帥與偉如來信倭兵雖退紫龜山西鄉與柳原互相推諉昨柳原過謁以守候沈潘聯銜公文轉寄該國核示爲辭幼翁義憤填膺未知肯給會銜文否總署慮其到京要挾請 覲鄙意臺兵不退未便准議 覲見尤未可遽允兵費致辱 國

體諸公或能力持之惟倭人無賴之甚國內常自相鬪爭不但柳原未能制西鄉卽其君相亦未能制馭將士彼既勞費遠來豈肯狼狽而去若我軍齊集遽與接仗卽操勝算必擾各口恐是兵連禍結之象弟曾密致幼帥祇自紮營操練壯我聲勢而不遽動手招撫生番就我約束而不至外叛彼當無可覬覦或者興盡而返卓見以爲何如唐俊侯十三營航海援臺紀律尙嚴乞飭屬隨時照料各口海防礮臺必須堅築兵勇不必多添各省餉力皆不濟也和翁意趣奚似得執事與幼帥和衷商籌諒無他虞紀南月內當抵津卽屬赴省

六月二十日復沈幼丹節帥

俊侯所部十三營已由弟奏奉 諭旨飭往兩亭方緘商照尊疏酌撥十營仍留三營防徐不知兵以統將爲要遠征遇大敵該將固顧有增無減若留營而無可靠之將調遣更難得力幸已奉 旨而執事續摺又到兩

翁必無異議矣杏蓀十五日由津回滬因其尊人抱病赴蘇一行仍往瓜步與揚局徐道文達照料師行江南輪船祇派兩隻赴臺測海已送補帆入閩威靖或就裝兵前去招商局願用二三隻未知何時可齊蒙尊處派琛航大雅永保三船陸續入江計七月初必有隊伍可裝到澎湖用小輪船盤入旂後於鳳山暫搭兵棚布置極爲妥密唐軍本無後膛槍昨在滬購得士乃得後門槍五百六十枝先行飭發津局尙存林明登槍數百桿恐不合步隊之用路遠又難載運該軍到臺如林明登槍購到可否酌給若干近日滬上後膛槍出售甚少敝處擬定購馬梯弋

加米
安國
所云
原

林明登均須半年後可到緩不濟急奈何鐵甲船向布國議購是否可靠滬商前途照像船樣未與議價曾屬杏蓀轉呈但其良窳實未敢知洋債八釐日意格能代議借爲妥敝軍月餉如柴薪車價油燭等雜款向較湘營略多每年例給九關月於正餉內扣給米價

其日

其米價夫價雜款

則按年支足故尙可敷衍尊處餉源未裕似毋庸再籌如遇有緩急借支或酌加一二月務祈隨時咨行以便轉飭揚臺扣算俟將日以招撫番社爲事又運來農器樹木意圖久踞卽我戰備齊集似未便先與開仗致啓弊端昨仲復寄到公與偉如照會印文已遞總署轉交柳原堅稱必須寄呈該國請示是一時尙無定局仲復密稟鈔呈祕覽五月二十外曾據駐津美領事告稱接東洋美公使來書有該國選募兵壯預備兵船軍械援臺之說鄙見謂爲恫喝脅制常態然金陵長江空虛無備津沽亦未可恃兩亭等恐更炸苗仲復又呈友人銷兵芻言並鈔閱集洋股願洋人開采番鑛似尙可行分令各國占地尤慮喧賓奪主且此時各國方坐觀成敗未肯出頭爭先統希卓裁

七月五日復沈幼丹節帥

唐俊侯報二十日由徐宿先後拔隊月杪計抵瓜揚琛航永保大雅三船

並招商局之伊敦陸續到瓜有揚臺徐仁山觀察在彼照料輪船需用物件及弁勇上船事宜約初旬當有一批開駛惟江南主人置勿深問滬局僅能派威靖一船裝兵赴臺商局唐景星孳孳爲利於煤炭辛工保險官利四項之外尙有要求弟批令酌撥三船裝運兩次外餘悉由閩滬各官船多裝數起以節糜費敝臺餉源本絀實難再增多費天時炎熱徐道與唐統領議每船祇裝勇夫三哨若七船則須三次裝畢若尾批僅閩滬四船似須四次往返計隊伍到齊應在八月中旬亦可見調兵之難矣杏菴本擬隨隊赴臺忽因父病回鄉未知能強起一行否日軍門書深明大略殊爲可敬頃得總署初三日函稱鐵甲船因赫德一言已向威使商囑其轉咨本國管理衙門查照辦理復接尊緘必更踴躍日君現在滬當就近與威使酌辦該使卽不能無利心船械定能得力昨顧叔來信亦以此事相屬茲可稍慰蓋慮矣惟鐵船購定何人駕駛來華何時可到諒已胸有

成竹各使公評曲直一節旁觀多發此論頃與素好之美領事商及據稱
法使在烟臺避暑尙未回京美使不日更換僅英俄德三使可議惜爲時
已遲而柳原權位既卑臺事又不欲他人與聞各使恐不肯多管莫若
中朝派一大員赴日本朝廷理論如仍矯強就近邀集駐倭各國公評較
爲得勁言甚有理惟總署無此勇往任事之人耳柳原復執事與偉如公
文狡賴可恨第三條直認瓊瑤一帶爲日本地方代管須酌議賠款不能
無故相擾情見乎詞總署轉遞到臺計需時日謹鈔函摺各稿速呈電覽
倭兵自是久駐之局我但紮堵境內不遽開仗挑衅以待水陸戰備大集
則亦是持久之局望公堅守定見忍辱負重勿稍憤急事機或可徐轉至
爲企祝劉子務一軍六月杪自秦東行江帥因仲復謠傳倭人有攻金陵
之意惶遽無措諄請子務全軍南下鎮扼江海餉源重地未便堅阻卽尊
處與津防續調恐不能應手也爲之三嘆

七月六日復張振軒中丞

仲復前稟探聞日本練軍六萬預備臺事決裂先打金陵分擾各口之說五月下旬敵處即聞駐津美領事云接東洋美使信聞倭人預招勇隊援應臺灣竊料或有其事先打金陵豈肯明說倭固詭譎即我輩辦賊十數年賊之所向方且聲東擊西曾文正嘗云探報斷不可信日本尚未大舉此等密計何至傳播數千里以外凡爲此說信此說或將信將疑者皆無病而呻吟無風而自驚耳不料吾弟兵事起家亦隨衆爲顛簸也子務奉檄後函稱擬六月杪七月初分起拔隊尙無報文尊意欲令其步隊十七營入蘇商辦江海防務究擬駐紮何處大隊過江極是累贅蘇常人煙稠密瘡痍甫復若聞大軍壓境風鶴訛傳轉生虛警將來無事是否常駐且其馬隊五營係馬金敘統三營徐邦道統二營皆不若陳鳳樓尙可另留一處子務南去此五營月糜餉萬三千餘金又令何人接統若併入蘇豈

非置之無用之地軍事須細鍼密縷非可一味慌張操切者也至尊論濟甯南北相距各千餘里步隊難速有事或鞭長莫及而築臺鳩工非可立辦自陝至周口軍裝由淮河南下若周折至濟又多陸運數百里等語多屬費解豫東直爲執事久歷之區形勢尙爾隔膜無怪坐談者大都夢夢且洋務與內地軍事懸殊倭人至今總以未犯中國地界爲言有條約爲樞紐也卽臺灣交兵開衅攻戰當在臺地尙屬語不離宗南北海口雖有謠言虛驚料其必無戰事何至千里調兵援應不及周口至蘇約二千里至津則二千餘里何謂南北適中周口可由淮河南下然尙須繞洪澤湖清江入運濟甯沿運直下不更近乎築臺鳩工本非咄嗟立辦之事鄙論礮臺工程入細以人少時久爲要每處防軍一二營爲之可也援軍則不過行營光景何能築臺銘軍在陝常駐五年暑天遠役自須至徐濟略作休息再議調撥若飭由陝逕赴蘇諸公意見紛紛尙未知於何適從過江

搭浮橋亦恐無人過問耳惟循繹來示談防事者莫不以因循坐誤代爲危懼遂亦自危自懼所謂病漢帕聞鬼叫殊爲焦懸子務擬以吳宏洛五營赴徐擬卽檄令該將由歸德至徐後巡赴吳中聽候調遣吳宏洛曾在樹軍分撥則子務與閣下皆可放心子務各營仍俟到濟察度大局再定進止爲便閱鈔兩翁函以吳淞爲蘇常門戶須預設防吳淞乃上海門戶倭必不擾上海似非急務江陰驚鼻皆似最要福山劉河各口次之有小礮船堵口足矣蘇城實天下第一險固戈登昔密言西洋礮力萬攻不破卽城破而浮橋萬不能搭望吾弟默察之三年春間常熟之變兄未留一營守蘇而敢輕騎追賊自謂識力定非有它也如不得已而募勇乞勿扣淮餉扣短則必力爭請先歃血爲誓附鈔沈幼帥與日意格往來函稿聊資參考

七月十日復李兩亭制軍

仲復前探稟東洋備兵六萬如臺事決裂分擾金陵津沽頃接其探稟又云分犯江浙似皆恫喝之語無根之談自來兵家好聲西擊東倭情詭祕尤甚豈能預定所向亦豈數千里外所得聞知柳原過津到京後議論總以番地非中國管轄並未敢冒犯中國謂調兵援臺尙近情理若逕犯各口先須與西洋議定乃可任意亂竄日意格致幼丹書請總署與英法倭各使會議如開兵衅不准擾通商口岸西使諒必盡力且唐俊侯一軍因輪船難集須八月杪乃能齊到臺防臺地甚寬斷不能遽與交鋒開仗幼帥不欲遽與決裂倭人亦豈肯先行決裂耶頃日本又遣內務卿大久保耆由滬赴京其人久歷西洋專爲臺事而來或可遂有成說無論其如何行徑自應先事設防但不可稍露張皇之跡聞南中謠惑紛紛尙賴我公與振軒從容鎮靜以定衆志宋成高萬均係宿將而於洋器素未究心零星分招各不相下亦恐未能臨敵尊慮乏統將一語極爲中肯滌師與弟

治軍十餘年皆先選統將而後募營其營哨須由統將自擇呼應較靈未
知尊意果何所屬若請鮑春翁統率則營將未必盡如意而春翁亦未必
肯小就也至寶山吳淞雖係蘇松門戶先須取道上海鄙人敢保上海無
事蘇常必欲辦防似江陰口最要福山劉河等處次之初六曾詳復振軒
未知果見納否蘇松腹地無一處可屯紮二十營者驟調子務全軍南去
未免駭人聽聞弟已飭子務所部吳宏洛五營先行過江交振軒調遣餘
候子務到濟後再議進止計該軍除吳宏洛五營外僅步隊十二營無論
援助何處尙可自當一路若再分枝兩無裨益目下局勢未定尤不可專
下駭著接多滯礙津沽兵力亦非甚足有臺而礮位甚缺明知不足當大
敵而不敢不強爲鎮靜亦盡其力所能爲而已所不能者聽之天數

七月十六日復沈幼丹節帥

手示鈔件名言快論足沁心脾潞公爲倭事強起早欲以通商爲歸宿地

步卻未深求如何通商之法威使致日意格書謂通商更有起色者似注
意在內山如銷兵芻言第二三條之意總署所謂通商或僅添一瓊瑤口
岸倭人固未嘗所欲各國亦何所貪圖經尊函剴切指陳當共憬悟而轉
無以爲收束之計矣恭邸文相與柳原晤語詞令非不甚善惟已陷溺西
黨豈能喚醒迷途至令伊想一了結辦法彼此訥然如不出諸口皆爲兵
費取與兩失國體啞謎文字終須叫破但觀其如何立言耳總署十二日
密函恐寄至尊處太遲謹先照鈔各件奉呈祕覽大久保係日本內務卿
薩摩島人與西鄉從道同族日內聞已由滬北來西人爲張氣勢仲復密
寄節略鈔呈形容中土可爲盡致然所謂遇剛則柔遇柔則剛既無定見
復渺恆心何嘗不洞見癥結聞者能毋愧憤欲死卓論膏肓之疾甚於眉
睫之患留此患或尙可愈疾否則痼疾不瘳必更加甚日相尋於滅亡後
婦之憂殆無已時英國鐵甲船日君想爲訂購計到華亦須半年以後若

卽開蚌緩不濟急還以忍耐爲是倭侯率前隊已到其人勇勝於謀甫當
一面殊不放心已囑令以事鄙人者事節下猶恐意氣稍盛致有顛蹶乞
隨時切實教誨爲感軍中瑣事諸費照料但祝秋後風浪稍平登岸較易
聞初九日長崎颶風奇惡漂沒船屋無數其鐵甲船亦盪抉蔽頽天意可
知各船卸載後輪轉赴瓜必須三批乃竣至早須屆中秋已到防者隊伍
零星尙恐不宜進紮致軍士有瞻前顧後之慮卓裁以爲何如景山召民
同到喜左右之得助津門臺壘略具而處處可登陸非勁兵數萬不得云
鞏固江南尙能新募多營敝處欲添置槍礮不名一錢遑論其它奉天海
口極多一無防備誠如尊示是以中外無不冀事之速了一了則百了更
不計及於此後如何整備也

七月二十二日致吳仲仙制軍

倭使柳原與總署辨論月餘總以生番係無主野蠻該國用兵征伐旁人

未便議阻頃又有公使名大久保乘鐵甲船來津卽日入都決議和戰勢甚洶洶兵費既不能遽准邊隙必從此漸開畿輔海防關係至大戰備未集餉需甚巨竊用危心明知蜀力亦甚竭蹶環顧四方舍我公無可呼籲者能否將各處協款少緩先儘此間籌解乞核酌是幸

八月二日復宋雪帆司農

迭閱邸鈔 聖明屏逐僉壬停止 園工從諫轉圜洵薄海臣民所共慶幸 三海脩飭工程諒可無須巨款農曹陸續籌撥或者不甚爲難倭兵在臺日久未退柳原晉京議論尙未合拍該國又派大久保北來雖云議決和戰之策似非必欲大舉興戎者總署必有以善處之也海防全未籌辦藉此略脩守具實綢繆牖戶之至計敝處未敢多請祇奏提川省積欠二十萬吳仲翁恐尙未能應命議者皆請借洋款似較應手不知各關出入皆有抵項寅支卯糧則額撥京協餉必更短缺其多費利息尙是餘事

幼丹有借六百萬之說仍不過一擲卽盡而公家之虧益多窮至如此直無一事可辦土木再不停工大亂必生昨讀溫詔不覺感激零涕耳眉生受傷太深內外皆不敢親近礙難進言言亦無益招商局本無委員亦無薪水器之似難位置臥雲身後蕭條不得不竭棉相助淮軍柴薪油燭一節頂奏已荷恩允所司當勿再挑斥也

八月七日復張振軒中丞

鈔示復兩翁函批卻導竅切中事情信非軍務起家者不能道其隻字乃引六月二十八日覆兩書所云津郡不能自保等語未免斷章取義原書本幕中人代作究竟未募一兵未調一隊何曾稍露張皇之態若論防務則京畿之重應踰江南十倍矣吳淞礮臺及時脩築略壯聲勢若添守口鐵礮船較有依恃滬商問價者不過十餘萬內外江左非無此財力少募新勇數營卽可自置兩隻鐵礮臺船與鐵甲船小異海口祇宜鐵礮臺船

也奈已募之營難遽議裁則未製之器更無餘費覓借洋債之說臺防救
急可也他省設防部議既不准行且各關抵支要款豈能多扣閩滬輪船
已養不活再增鐵船必須先籌巨費南北現存陸軍無多又將由何處裁
起卽裁數營仍不足以贍鐵船洋人最長水戰海上備豫除礮船水雷可
量力籌辦外仍以練軍築礮臺爲根本設有大事尊論寶山礮臺與鐵船
遂足內蔽黃浦外扼長江全局蒙亦未敢深信恐一戰之後全資敵耳吳
宏洛五營已至何處尙未接其報文子務欲其在徐候晤計過江尙需時
日然藉此或可小作布置果有事勢迫切自救不暇之時財賦必已自失
似亦無可德色敝部在江境已及萬人卽在他處者亦非鴻章自爲身家
計天下之財本供天下之用必云某軍食某餉專顧某省則左相諸軍久
應餓斃矣請公與兩帥深長思之大久保抵都初四至總署晤談據稱爲
保全和局而來是日問答兩條尙是情理中語鈔呈台覽並寄兩翁一閱

李光昭革審後言路交章 內府諸公咎有應得賢王力爭幾蒙不自之
冤幸 園工藉以中止大局稍可挽回

八月二十一日復邵泮生中丞

屬商省三開復一節曹蓋臣交卸時自悔前失瀝懇轉奏嗣甘隴肅清各
營將士合詞稟懇弟因省三係敵處迭次保薦之人又陝防非所應管未
便演陳今諸將乞 恩推念前勞執事目擊前後防邊情形宜可秉公據
實入告似不必專據各營公稟爲詞若必會挈敵銜轉似請託而來或謂
曾絨商敵處理當需才孔亟之際激揚宿將意見相同亦無不可聞子務
極盼伊叔光復家庭之間行陣之際尤易融洽銘軍在秦本有應獎之案
卽將將士獎敘全歸入省三身上亦三軍所悅服祈營辦爲幸倭意竟欲
占踞番地恐成不了之局海患從此益深可爲焦慮

八月二十六日復郭軍門

惠書經營喪葬負土墓廬兼課耕讀足伸返報久息勞筋當又有髀肉復生之歎昔日行間共事諸君或羈官異地或陔伏田間雨散雲收難再聚會鄙人每一返憶常怛怛於懷也時局雖似清平而俄人虎視新疆漸圖蠶食叢爾倭奴略效西夷利器亦敢乘虛襲據番地使者百般警諭悍不旋師中土良將勁兵非不足以摧強敵但邊衅一開以後乘危蹈瑕防不勝防 朝議欲覓隱忍徐謀自強尙未卜如何結局海防儲備理大物博實非粵捻回苗可以肉薄取勝者比目前餉源枯竭大舉本不易言自強亦非可徒恃空談要在諸將帥臥薪嘗膽精求理財強兵之術自漸懾服銷弭綿力僅支畿疆門戶猶虞不逮正坐無錢無人耳沅公出山應候外缺所屬當再商辦執事服闋在邇尙入都候 簡否此間非有大事未便奏調鄙狀鴨平惟老態日增力小任重時深悚懼

八月二十八日復宋雪帆侍郎

月前邸鈔雷霆雨露變化俄頃令人不可思議但祝從此去奢從儉左右夾輔盡心啓沃海內承平可望矣部庫空虛月餉支絀進奉之款冀漸減少南北海想尙未估辦能漸議停脩否倭使大久保狡辨異常必要番地設施官兵政教實據及以臺灣府志戶部徵冊示之又稱不足爲憑硬派爲無主野蠻任伊攻踞無論尺地不可與人若許奉送勢將蠶食郡縣何以處之各使欲請貼補兵費既不足以罄其愆又奚以善其後耶總署輒磨無益恐將決裂各口必須認真辦防募勇築臺事非得已幼丹請借洋款更非不急之需尊論固結人心之計似仍空談卽如臺澎民氣素勁而瓊瑤附近爲倭人所脅大半附從此外則全恃兵力彈壓倡率否則土匪又起推之各口情形爲漢奸勾賊易爲團勇驅賊難道成年間粵民有自結隊攻夷者皆受害最深之處而庚申之變先驅津沽淀園率皆粵閩甯波奸民前鑒不遠非有重兵利器仍不足固結人心卓見以爲何如江廣

采辦運漕若倭事速定當能勉籌若干柴薪一節需索未遂又欲議駁不諒人只賴大力關注聞雲門已從旁設法能省此無謂筆墨亦佳

九月十日復李兩亭制軍

日內大久保與總署面議兩便辦法其注意或在兵費而難於發端聞欲於十三日出都回國仍由柳原在京徐議辦結總署已說破不能允給兵費若能以撫卹下場便是幸事然窺其瓊龜山紮營占地情形恐是不了之局滙信振軒奉諱襄助乏人賈勞可念幸珍衛助搗大局

九月望日復彭雪琴宮保

手書和議可百年不廢兵事不可一日不防誠扼要之論鵝鼻嘴關山關象焦山烏龍山等要隘各礮臺聞已次第興脩與吾朝傑並督水兵工作羣策羣力定臻完固我公一舸臨夷計又在六橋三柳間矣太平洲向爲藏奸之藪此番靈威懲創再安籌善後方略江路可期肅清前聞江南得

巨礮二十餘尊來福槍數千桿未知所由乃係執事先期籌備者若各省平日皆如此留意軍儲何至遇事張皇措手不及大久保在京狡辨月餘忽折落到兵費一層開口便要二百萬荒謬無恥令人噴飯總署嚴詞拒斥姑援津案撫卹之例酌賞被害難民未罄其愆尙在摩挲無論倭退早遲若不趕緊發憤自強後患何可思議環顧當世人才餉力又恐振奮不起焦慮曷任

九月二十日復王補帆中丞

倭事久無定議大久保至都後較柳原狡辨尤甚總署已管禿屑焦尊處當亦與聞大略重九日始改議彼此兩便辦法以彼欲撤兵而用費及兵士傷亡者過多番人不能取償該國太形喫虧求爲設法總署明諭以兵費斷不可給祇可酌賞撫卹被害漂民該使竟索至二百萬兩之多十四日業經回絕十五六以後大久保柳原皆健出京回國英國威使忽爲居

間調停至少必須五十萬兩總署允從優撫卹酌給十萬兩再將日本撤兵後所棄房屋器具等件歸之中國由南北洋及沈欽使查明酌給四十萬兩十七日威使復稱須先付給一半餘俟兵退後補給互立憑據等語大致似可定局不至復起波瀾堪紓蓋注此舉仍援九年津案辦法雖不免微失優柔然已費如許周折矣卓儒等所擬銷兵芻言及上海美德領事條陳亦不能無後患嗣後能歸中國自行籌辦權可獨操較爲嶄巖惟撫番開山一切善後端緒宏大責任非輕必須執事與和幼諸帥同心合謀永杜覬覦沿海防務尤要逐漸認真整備勿蹈因循苟安積習庶遇事不至張皇失措也和翁聞赴泉州督防應早回省俟使日內尙未出都撤兵諒在冬間

復沈幼丹節帥

日來連接總署函自重陽日大久保始改議彼此兩便辦法遂有撤兵回

國索貼費二百萬金之說真情畢露總署力言不可姑允被害漂民酌量撫卹彼又追問撫卹確數十四日忽又翻覆後柳原因請 覲不准亦告辭與大久保偕行出京十六英使威妥瑪乃爲居間調處多方恫喝總署恐大久保之速行決裂也允以從優給卹銀十萬兩倭兵退後所棄房屋器具等件歸之中國由尊處會查酌給四十萬兩十七威使復稱倭人欲先給一半文相未准而五十萬之數已經出口大約總可定局似援九年津案賠償法俄各國人命共五十萬先後一律第初尙擬議番所害者琉球人非日本人又津案戕殺領事教士情節稍重礙難比例今乃以撫卹代兵費未免稍損 國體漸長寇志或謂若啓兵端無論勝負沿海沿江糜費奚啻數千萬以此區區收回番地再留其有餘陸續籌備海防忍小忿而圖遠略抑亦當事諸公之用心歟往不可諫來猶可追願我 君臣上下從此臥薪嘗膽力求自強之策勿如總署前書所云有事則急圖補

教事過則仍事嬉娛耳大久保不日當回倭兵冬間計可撤退開山撫番
增官設兵一切善後端緒宏大諸賴長才久駐擘畫經營俾臻完善永絕
覬覦感佩曷已俊侯渥蒙青睞所部月餉仰承籌補三關體恤周摯益應
感激馳驅惟麾下用費浩繁餉源竭蹶何堪增此重累耶威使允致信本
國照料購辦利器鐵船似又中變日意格自請仿製諒由外洋另覓熟手
匠頭有把握否安瀾大雅爲颯風所毀殊出意外能否撈起脩整亦事機
不順之一端內山開礦爲興利創舉執事銳意行之良可欽佩此事工本
甚鉅非願洋人購洋器用洋法難得興旺弟方擬於直屬磁州地方籌開
鐵礦機器洋匠約明年可到未知果有成否臺地百產菁英什倍內地我
公在彼開此風氣善爲始基其功更逾於埽蕩倭奴十萬矣

十月九日復邵汴生中丞

鈔寄疏稿仰見激厲宿將愛惜人才持論公平深合以人事君之道不獨

省三暨聞營將士感戴高義天下一材一長之士孰不聞風鼓舞願竭忠
効命於麾下哉昨閱邸鈔初二日已奉 特旨開復原官 恩出自上操
縱驅策最爲得體亦可知 天心眷注非終棄於草莽也弟與同患難休
戚相關待公蒞拔一申公論他日 國家有緩急尙冀多得臂助其爲感
佩曷可言宣倭使在京業經定議撤兵附鈔總署訂約數條呈覽東南海
防太空不得不將就息事此後當再籌實力自強之法以杜覬覦惟人才
餉力都不應手耳

十月二十二日復沈幼丹節帥

倭事定議後大久保卽日出京過津晤談卽赴瓊璠撤兵詢其是否就謁
執事云距臺城稍遠未能預訂冬月十二日前果否全撤內山番境善後
事宜如何從長區處望示知唐軍分起到臺過遲輪船調隊亦復滯滯如
此信非鐵路輪車不爲功津關一席亟求幫手久欲借重召民曾屬陳子

敬吳春帆轉致故數月虛左以待未敢預爾左右者以需才喫緊之際恐有牽掣昨因倭奴就撫專疏薦列幸荷 俞允另錄咨呈適閱疏陳召民不願留閩殆擇地擇木之意耶乞將鄙誠一爲道達儘開山搜匪且夕就緒或接替有人幸速駕北來相助爲理此次 特旨不據外請自緣有事被回籍之說出以 朝命則無庸引退矣派員往英廠定製鐵甲隨帶生徒工匠學習造駛正與拙見相符覆議籌備海防疏內當互爲印證惟籌餉極難各海關協款過多一時抽撥不出殊深焦急尊處議覆如已脫稿祈賜讀爲盼文相主持此論而病莫能與其餘唯諾盈廷仍恐空言無補十一月四日復文中堂

仲弢太守回津奉讀賜函仰見老成謀 國苦心孤詣動出萬全詢悉福躬調護得宜喘嗽漸減此中外之幸倭案議結若非大力主持斷不能如此妥協柳原過津來謁當卽答拜談及前事謂鄙人主戰賴執事肯與議

和弟應之曰我雖欲戰彼來則應之耳絕無先自開衅之理一笑而別然其感畏威德之意固流露於言表矣鈞署力圖自強一疏條理分明披卻導竅奉 旨飭議不敢不暢所欲言因有 廷臣會議之說局外者多不察其所以然言之不免煩冗亦知事勢未必盡行而身任其責未便自匿所知致蹈蒙蔽之疚此意惟高明俯鑒所最難者目前餉力人才實有無從措手之勢但冀辦一件是一件辦一日是一日總較因循不辦之爲愈耳左相坐鎮西陲似難兼營海澨幼丹於船務頗知梗概而於不順手之事肝氣彌急或有議其不能和衷者究不失爲光明俊偉之君子也鴻章蹇劣無似渥荷 恩遇更蒙諸鉅公推誠許與傳云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夙夜永矢奚敢告勞近年精力自覺減退每有所思中夜無寐最苦緊要牋奏必自起稿蓋事理之曲折非文人所能詳盡以是益歎乏才爾仲波於洋務機宜深得三昧猥蒙青盼益自奮厲東洋遣使似須江浙人

爲宜周筱棠敏練而能文未審總署尙可脫手否

十一月五日復丁稚璜宮保

前得家兄函告節鉞已過漢江緣河務主持乏人正盼吉旋早圖興作頃
奉二十九日手教欽慰莫名黔中彫瘵過甚善後爲難前讀代請協餉一
疏殊爲酸鼻珂鄉旣不可久居公望公才計應量移節度或以曹沛徐海
一帶大患未紓尙賴灑沈澹菑之力雖已奉 旨會議籌辦而河帥久置
不問比又請裁缺改歸地方東明石莊戶僅隸直省邊隅弟竟歲駐津實
屬鞭長莫及官窮民困尤愧力不從心東道主人目擊陷溺情形必當引
爲己責上年堵口之議忽爾中變昨質帥殷殷下問仍以相機堵決築隄
分年辦理答之請其會商執事查勘定議卽挈鄙銜覆陳未知果澈清聽
否今尊意以工程萬難停緩若俟各處查議轉瞬已屆仲春其勢斷趕不
及正與拙見相同喬鶴翁函稱大溜橫亘數十里計口門七八處左右皆

是淤泥似二三十里之外亦無乾土可取果爾則堵築殊未易言然亦未
可畏難而止也台駕往勘後必可得其確細究應如何籌畫約估經費若
干除漕庫存款及東省能籌幾何外應請協撥若干均乞卓裁妥定主稿
會奏爲幸兩亭鶴儕調甫諸公皆有信請敝處主持弟實不暇兼顧公豈
意捍災不論毀譽利害洵數省生民之幸所當禱祀求之而絕無異議也
頃聞 聖躬不豫似是痘症殊深憂惶

十一月六日復喬鶴儕河帥

手示猥以治黃三策見商仰見統籌全局燭照無遺鄙意此事無論如何
辦法責在東南兩主人兩亭制軍欲堵上游決口不欲在江境下游虛糜
工費見在南去之水本係由六塘河入海卽再修隄禦漲無裨於數郡之
淪胥而東明石莊戶遠在直省邊界僅係決口之一鴻章諸穴蟬集不遑
兼顧是以文質帥函請主持當覆以萬不得已仍籌堵決築隄之策雖無

把握而事在東境主稿會奏卽是辦工之人東帥似不得辭其責質翁正游移莫決間適稚璜中丞接篆慨然獨任想尊處亦見其奏牘矣所請一百五十萬協款部議如果應手或勉圖得寸得尺之功可無庸他處再行會陳前閱邸鈔吾丈請裁河缺歸地方兼辦卓識閱議非凡庸所能敬佩

十一月二十四日復王補帆中丞

倭兵於十月二十五日全退迭接柳原前光並幼帥函報總署議陳六事關係切要弟已於初二日覆奏略抒所見以籌餉用人爲最難聞廷臣於二十五日在內閣會議想各處覆疏已到齊矣兩生原議三洋分設提督旣難其人亦恐與疆吏意見難合尊意改爲總統仍卽總署統帥之說敝疏極言海道太長非一二統帥所能兼顧並舉幼丹兩生可勝其任與卓見適符南洋總統駐臺灣可謂一舉兩得幼帥來書以善後各事其根

源在吏治非部民所能整頓船政尤難兼辦須得巡撫移駐次第籌辦意在沛公似爲篤論不日當飛章入告果如所請我兄不得辭其責也屬鈔磁州開礦章程姑將竹儒等初議節略錄呈購器顧匠開廠先須二十餘萬金似須由官籌墊再陸續招商股凡事莫難於始始迫有利可分則信從較衆若賴商貲開辦未必有成竹儒前有開臺灣公司准中外入股之說洋商如集股分必有攬權要挾之處待其人待其事而後可行尙希妥酌偉如假旋是否奉 准聞和公効之甚力已交幼帥查覆陳荔秋昨自海外來道經橫濱適倭人喧傳得勝回國市中有繪某方伯跪像者倭固可恨而偉之時運不佳亦可知矣吾宗發憤爲此若波及同寅以後更難久處大力尙能幹旋否弟於十九日由津回省公冗如麻 聖躬天花喜後聞尙調護得宜內外章奏由 太后披覽裁定已見明文各衙門奏摺均照 垂簾以前成式閩中已否改辦兩生諒已就道

十二月朔日復丁稚璜宮保

前讀 寄諭鈔摺正深欽企旋奉二十一日手示敬承碩畫周詳蓋躬勞
勩大名恩道適來省稟商一切已令其即日馳回工次就近稟請示遵賈
莊河面較窄堵口自須從此下手惟取土稍遠兩岸淤沙寬深壩基難得
穩固且分溜引河過窄將來進占後水勢擡高口門下壩尤極危險合龍
閉氣大非易事似須將分溜南口淺灘畧加挑濬俾得吸川之勢至堵口
成功築隄亦關緊要尊示所定南北岸丈尺甚爲合宜以大勢論之南岸
地形較窪又關係運道及東南全局堵決與築隄必須同時興辦東明境
內應築四十餘里已飭恩道督同府縣迅速勘籌詢據同治初年開州脩
築金隄在事人員稟稱當日雖曾資民力捐助而每土一方仍給大錢四
五百文不等該處久災困乏民情又甚愚悍再省實難集事現照尊議直
境築隄一百餘里約計土方二百萬卽需銀四五十萬兩蒙允酌撥數萬

金不敷甚鉅直省奇窮無可籌墊尊處既請巨款部撥已極爲難做處未
便再行賣陳而開東民力維艱勢斷不能湊此重費萬不得已或先儘尊
處津貼再勸民捐趕築東明四十餘里長隄與轄境聯爲一氣其北岸隄
工稍緩俟來年水勢略定察度機宜另行勘定基址請款辦理抑或暫將
金隄脩補殘缺爲費較減均乞大才衡定飭恩道等遵照爲幸細審圖說
北岸串溝支河頗多淤沙亦厚隄基卽加草工亦難深固需費必巨異日
大溜北滾處處近水專恃災民搶險脩守斷不可恃費鉅帑而或致漫決
將若之河此雖鯉鯉過慮似亦不可不先事籌及者也夙蒙擊愛敢貢一
得之愚惟希卓裁 聖躬天花幸已康吉弟得信稍遲未及專摺叩賀近
因花衣期內奏事暫用黃面並附陳

十二月十六日復丁稚璜宮保

承示脩隄章程十條詳明切要欽服欽服賈莊分溜日漸寬深天然引河

可省卻無限工力祇要堵口得有把握則漫水歸槽築隄取土較易自可次第施工尊意以開州北岸緩築不能與濮州相接是中空一段汛漲必繞出隄後鄙人前所以有不得已脩補金隄殘缺之議原爲金隄由張秋直貫至開中間並無斷處也或以金隄過遠隄內民地被淹過多詢據該處官民僉稱灘地雖被水漫秋冬種麥次年大汛未至儘可收穫並無大損近年已習爲常尊議脩隄首條內亦有此語是以愚氓無知轉以添築縷隄逼水太近不爲妥今年大溜南趨而北灘漫水之處距開城已不甚遠若來年大溜北涸所擬新築北隄誠恐萬難搶固前人治河以築隄束水束水攻沙爲上策然所謂縷隄遙隄皆經數百年繼長增高而成方能束水又必臨時有應汛兵夫工料巨款搶險方冀穩固今以倉卒急就之新隄逼近奔騰浩瀚之激湍又無專設汛夫脩防而欲其束水攻沙恐無是事南岸旣蒙酌定隄址雖覺距水稍近而空出北面遠灘任其蕩漾

游衍似大局尙無甚礙南隄轉易保固此但就形勢言之也奉撥協款本非甚多誠如來示各省未必解齊故前書亦知尊處爲難未敢請益茲承諭定南岸每里津貼二千四百兩北岸一千六百兩謂爲有盈無絀聞上年侯工接脩民埝辦法大致相同仰見威德感孚東民好義若開東距省過遠兵燹災歎以來地方官一味姑息拊循尙常有抗糧抗差之事今興師動衆按土輸方名曰借資民力究竟赴工之人皆須照土方給錢方價必不能少未知轄境若何辦法據恩道及該州縣稟報謂實難行卽東明四十餘里隄工除尊處協撥八九萬外慮仍短絀不少正苦無從籌畫再責令添築開隄八十餘里真索我於枯魚之肆矣至津防盛軍脩築新城工程浩大本年十月告竣甫經回營操練藉稍休息開年仍須調往海口幫築礮臺似未便遠赴開東昨方臧商劉子務能否撥赴東明協脩若干段子務久病未愈迭稟乞退未知能強起否總之此事經大才獨任其難

弟決無異議亦無成見惟心有餘而力不足無以仰副盛懷徒自愧疚庶
卓見必興辦北岸纜隄可否就近一手經理督飭該道府縣集議籌維庶
事權歸一成功可速若民力不齊經費不足或乞府採前議東直各境各
自設法脩補金隄之處統希迅速主持覈定爲幸比因 先皇晏駕奉
旨准令叩謁 梓宮卽日啓程北行萬慮煎迫倚裝拉雜奉復不具

十二月十八日復龔藹人關道

大箸防海芻論八條旅舍乘燭捧讀數過無一影響隔膜之談形勝軍實
器械合併四篇尤能見其大而舉其細卓然可見諸施行自 廷旨出而
遠近條議多矣未如尊論之透闢切實者其餘四條亦有作意不蹈空談
惟審敵篇末歸宿於遣人訪探並滲入其機局等語竊以此等人多染通
事買辦游說惡習難得可靠又西洋各廠規律謹嚴無由滲入餉需篇內
所稱大省歲提五十萬如川蘇楚粵晉灼知其不能中省則皖直豫三十

萬亦灼知其不能鄙人所以有請緩西師裁軍勻撥之議然亦知其不能行也合併之議警切乃爾然沿海萬餘里以一人主兵一人主餉勢有難周才有未及各疆吏未必拱手而受命卽廟堂未必偏聽而不疑事至今日積重而不可返聞公之言神旺氣足存俟後世而已敝疏於冬月初上陳因密件未便通行惜未早見大稿采擇入告耳

十二月二十八日復李兩亭制軍

鈔示海防覆疏陳義甚高欽佩奚似前閱卽鈔知已蒙允歸田養病同舟去此良朋蒼生奚所託命悵惜莫名旅晤沅甫筠仙兩公云病狀實已不支尤深懸系此後解脫塵縛寬心頤養定臻康復峴帥正在假中未知何時履任計交替西還應在明春矣鼎湖之變實出意外弟得信後奏准叩謁梓宮稍伸哀悃卽於十八日啓程二十一日到京二十二三日太后召見三次悲傷迫切之中大有厲精圖治之意嗣皇年甫四

歲教育需時局勢殊爲岌岌幸已垂簾十一載政事條理明晰經就
熟可致太平惟祝此後不另生波折耳丁稚帥塞決築隄似有頭緒所定
隄基距水過近恐難保固冀來年不再冲塌東南遺黎稍蘇喘息尊處鹽
損聞有成數協撥尙屬有餘也竹儒補滬關雖可兼管機器局僅玉軒一
人駐局究少幫手弟曾以機器事緘商勉林尊意正不謀而合請卽挈銜
奏派可耳海防會議須待來春文相甚以購辦守口鐵船爲急亦非急
切可圖成也